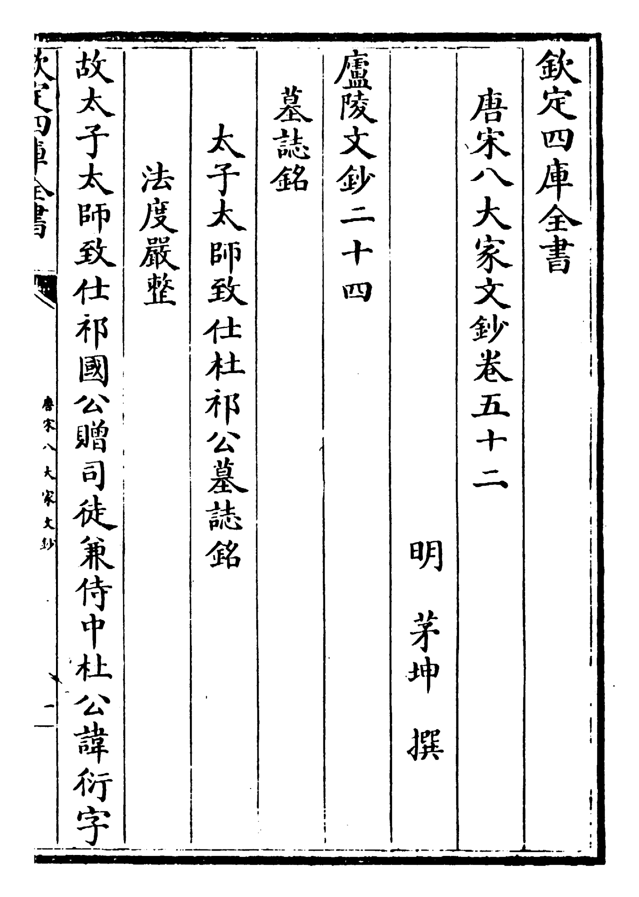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二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二十四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法度嚴整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

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将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于世俗盖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絶其世譜

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刻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名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

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
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陜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户部副
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
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拜
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兼知
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
院事即拜副使慶歴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

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决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於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决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陜以西尤甚吏縁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産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

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

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還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名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

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歷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令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為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懟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

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决大事初邊将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黄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

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議論之際
葢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
書左丞知兖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
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産公以
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禄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
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
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
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

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訦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詠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

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宫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事豈無臣工為予執事何

以名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
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耇喪予元老寵禄之
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唐荆川曰此文之容豈班孟堅下哉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

文簡程公墓誌銘

叙事直而多大體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撿按太師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神陰鄉張留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墓焉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

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吴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賛明祖妣秦國夫人吴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兾國公諱元甸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髙第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蔵庫天僖中詔舉辭學履行名試直集賢院令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

來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録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陛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

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畧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葢其他設施多類此

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茍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

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為能還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

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徳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為黨人公獨為

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令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禄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還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官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

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陜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寇至以為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

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
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
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
如因而撫之上以為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
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
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偽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
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

其措畫規為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人為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户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徳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滎

諲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穀穀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

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白首猶
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㒺望吉卜之從
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逌遠彌長

唐荆川曰此與神道碑二文相比其書不書互
見

尚書户部侍郎叅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
誌銘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輝州刺史

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瑶華宫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

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還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陜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

攻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

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徳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徳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

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内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材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

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濰附永和議不已

公奏罷潍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𣙜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羣牧使再還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闚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

損之可絶絶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戸部侍郎叅知

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

廟至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
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曽祖諱化某官贈太傅妣戚
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
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
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
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曽祖而下
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

葬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

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

宋之閒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

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

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

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

有褒章慼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惟古載功在其

廟𩐏今亦有銘幽宫是闕

唐荆川曰純雅之文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吴公

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八百户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吴公葬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吴氏

世為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敏勁果强學博辯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

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内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塟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絶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之宗室宦官愬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

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
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
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
以為寃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
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
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
而羣臣爭言豎子即可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
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

其已借名號誇其大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鋭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繇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虚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歴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

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頗公直乃復以為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髙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

曰吾在此雖不敢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令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陜府還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為集

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復知陜府加
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大臣言吴某剛正
可用每名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名還始侍講禁中判通
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
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
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
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朝廷皆不報已而夏
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

以此得罪麟府遂謷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
解宣徽使乃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
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
復來皆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
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卒于位詔輟朝一日
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吴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
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
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

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太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龎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禄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蹴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踈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

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吴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兹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寛閒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為咨嗟公其少休優以大

邦寵其秩祿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三至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溫汝适

謄錄監生臣李專燮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三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二十五

墓誌銘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中多本經術之旨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

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名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出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

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
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内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
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勾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
名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
判吏部流内銓入内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
驚乘輿斥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
名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
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

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敵人嚴憚之公為人清儉謹黙内剛外和羣居笑語讙譁獨正容色温温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

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

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愽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説南京鴻慶宫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乗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

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
慶歷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
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
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
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邊中國
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
以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少陽之
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

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宫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

并為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今難之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

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二路以禦敵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為政不畧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

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

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禄大夫勲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四百户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吴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兗今為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太祝行修守祕書省挍書郎簡修試祕書省挍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

修慎修益修公自為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黄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乎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厲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

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宜國黄耇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不朽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直叙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

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歷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廻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

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令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為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别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内銓御史吕

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於閩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

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

殺人之類皆痛斷絶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

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蠧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閑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

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强如少者嵗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

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稿人悉珍蔵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識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

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傅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聘邮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匀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産産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

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閒歸于閭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閭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劉仲原以才而不盡其用而公之文多縈欷

公諱𢿙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

益顯公舉慶歷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令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官者石全彬以勞

還宫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彼山川道里北人道自古北口廻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葢北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北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

言其形狀聲音皆是北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為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

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别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毁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反目既而又論吕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而請行即拜翰林侍讀

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紀下至天文地理

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説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也久而不遷及居永興嵗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弃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

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劳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

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雅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户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曽祖諱珙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户部尚

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録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

餘財與其弟攸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巻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巻又有七經小傳五巻弟子紀五巻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于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

有如不信考斯銘

唐荆川曰首尾分應有力自班馬中來

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

諱奎字宿執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黄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别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

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叅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挍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

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陜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陜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户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

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㧞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

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為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徵算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閽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

恟恟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揺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茍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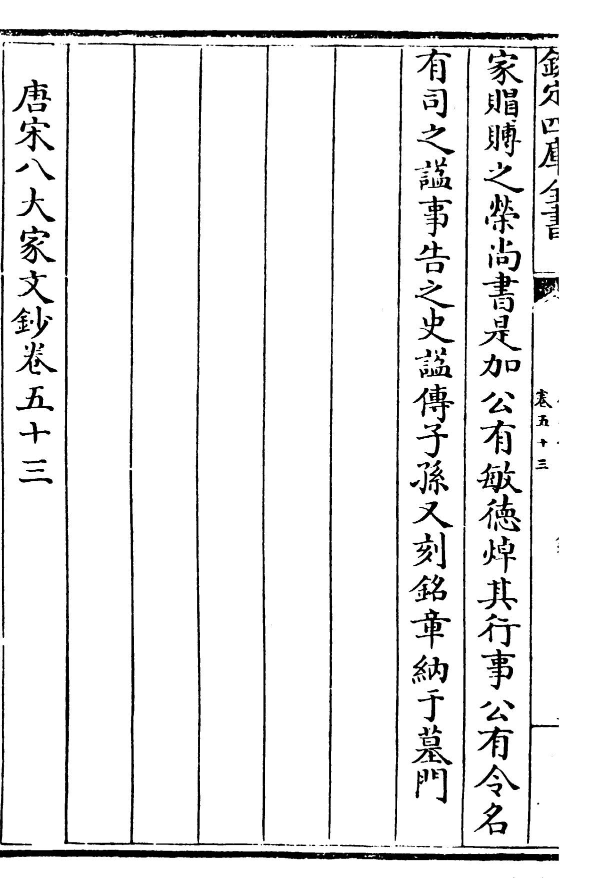
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寛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茍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輙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

闡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名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

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竒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叅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

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令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祭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



家賵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斂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諡事告之史諡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四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二十六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直敘逼太史公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旣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凡

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
我誦予之文今其葬宜得予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
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
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
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
為知已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
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
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

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鋭於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

子惜之不欲使踰兵間公曰茍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
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
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户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
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
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
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
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
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

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還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荊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陜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

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還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陜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内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幷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内銓改翰林侍讀學

士羣牧使還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

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曽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賔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緼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埀以歛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

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禄之隆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奇而錯落

慶歷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

忱慥而授以言曰臣聞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借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

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兎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葢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及諫經略陜西請益置土兵公言諫據内地無破賊之謀而坐

請益兵益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䘏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幷州即詔公為幷代麟府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

署公執勑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效欲責其效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甞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婿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吕太后王禄産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

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陜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為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

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六孫景畧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彦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塟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嘗與公爭議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塟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為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粤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徙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絶於微或亡其序不絶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綿聯公其歸此安千萬年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通篇以晦為案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絶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葢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為人清方敏

默為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過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絶口不道於人故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

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為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發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

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内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雷州玉清昭應宫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歴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為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為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為鹽鐵判官判勾院歴

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昌耕河壖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

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凡甚相友愛人以為同產平生所為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録事叅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

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終也子駿子雲皆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為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

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

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録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傾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嵗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還太常博士祁公為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秘閣挍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鋭意

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間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偏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

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

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陜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内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刼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閲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

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廚傳而前爲守者頗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

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

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廪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已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

兮志則强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本世系以次絫欷悲慨之旨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能譜録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為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為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

吴越冊錢鏐為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吴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曽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鄖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蠙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羣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内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為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讀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

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為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為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

界諸縣入為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為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権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户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為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為進取其官業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傾時之人所為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

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為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於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

習務媮竊為文章在位稍以為患皆以謂天子用者老
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勑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
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
邑三百户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
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大隱集
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
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貴贈其皇考

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潭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㕓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叅軍次曰泳漸沆渢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㕓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為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太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

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厖裂焚蕩翦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塟也是宜銘銘葢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塟杭州某縣某鄉灤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塟自有誌府君

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離冒亂歴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先而塋也塋于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四